

AI 背景下海外中文导游从业培养研究

田 辉

浙江科技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23

【摘 要】：在中国出境旅游复苏、韩国入境旅游结构调整和生成式人工智能迅速普及的背景下，韩国旅游业对兼具中文沟通能力、导游专业知识与数字化服务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提出了更高要求。本文以韩国“中文+导游”人才培养为研究对象，对韩国中文导游市场需求、资格取得情况与教育供给体系进行分析。提出构建高校中文专业、孔子学院、韩国观光公社与旅游企业协同参与的“中文+导游+AI”培养体系，通过分层课程、数字资源库、真实场景实习和持续职业培训，提升韩国中文导游人才培养的针对性与可持续性。

【关键词】：中文+导游；国际中文教育；人工智能；职业教育；韩国旅游

DOI:10.12417/2705-1358.26.12.049

1 引言

近年来，随着无边界职业生涯形态深化与中文教育职业化转型加速，“中文+职业技能”胜任力模型构建成为国际中文教育与职业发展领域的重要议题^[1]。产业一线对“中文+职业技能”复合型人才的需求量巨大，超过同一时期劳动力市场对英语和日语人才需求的总和，中文的受欢迎度达到31%，除印欧语系外最受青睐^[2]。“中文+职业技能”强调中文学习与具体行业场景结合，使中文成为学习专业知识、进入职业岗位和参与跨文化服务的重要媒介。

韩国是中国游客重要的周边目的地。韩流文化、医疗美容、购物消费、以及城市短途游共同构成了韩国旅游吸引力。随着中韩航班恢复、个人自由行比例上升和中国游客消费方式变化，游客对中文服务的需求也从简单购物陪同，转向历史文化讲解、生活方式体验、突发事件沟通、医疗与美容项目解释等更复杂的服务场景。传统依靠少量持证中文导游和旅行社临时培训的模式，已难以满足高质量旅游服务需要。

与此同时，以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AI)技术为代表的新一代数智技术,正成为推动教学创新与资源重构的核心驱动力。其强大的多模态生成能力有效实现了教学资源建设的效能革命^[3]。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改变旅游服务和语言教育方式。智能翻译、语音识别、虚拟导览、学习分析和生成式内容工具，可以帮助学习者进行口语练习、模拟导游

讲解、检索景点知识并生成个性化学习反馈。因此，韩国“中文+导游”人才培养的关键，是合理使用AI、同时具备中文表达能力和旅游专业素养的复合型人才。

2 韩国中文导游市场现状及问题

2.1 韩国旅游市场复苏与中文服务需求变化

韩国观光公社公开资料显示，2024年韩国接待外国游客约1636万人次，2025年1—4月入境游客已达约558万人次，其中中国、日本、美国及东南亚国家游客占比较高。中文游客市场的恢复，使中文导游、中文咨询、中文导览和中文数字服务重新成为韩国旅游业的重要能力。

游客一般较关注景点背后的历史文化、城市生活体验、医疗美容流程、支付交通使用以及突发情况处理。这要求从业者具备更高层次的语言表达能力、跨文化理解能力和职业判断能力。

2.2 韩国中文导游数量缺口与质量困境

韩国观光通译案内士(관광통역안내사)是面向外国游客提供旅游讲解和旅行便利服务的国家专业资格，由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主管、韩国产业人力公团(Q-Net)实施考试。根据韩国观光专业人才门户和Q-Net公开统计，近年资格取得人数在疫情后有所回升，但语种结构仍高度集中于英语、日语和中文。2022—2024年资格取得情况如下表所示：

作者信息：田辉，女（1983.03），汉族，河北秦皇岛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国际汉语教育。

项目基金：浙江科技大学国际教育研究中心专项课题研究成果：国际学生“中文+中文导游”从业需求及能力培养研究—以韩国为例（编号：2023IERC013）。

表1 2022—2025年韩国观光通译案内士资格取得人数（按语种）

年度	英语	日语	汉语	法语	德语	西语	俄语	马来/印 尼语	越语	泰语	阿语	合计
2024	596	176	245	6	6	15	8	19	19	11	10	1,111*
2023	400	149	148	6	4	13	3	14	20	6	5	768
2022	370	151	192	2	3	5	6	14	20	18	9	790

注：韩国观光专业人才门户的原表包含“意大利语”列，2024年为3人、2023年为2人、2022年为0人。为保持原论文表格语种设置，本表未单列意大利语，故2024、2023年“合计”为表内语种合计；若含意大利语，2024年总计为1114人、2023年总计为770人。资料来源：韩国观光专业人才门户“资格证取得现况”、Q-Net“考试统计资料”、旅行新闻相关报道。

从表1可见，中文导游资格取得人数在2022年为192人，2023年降至148人，2024年回升至245人。与此同时，公开报道显示，2012—2024年累计资格取得者中，英语、日语、中文三大语种仍占主体，中文累计人数超过一万人；但资格取得人数并不等于实际在岗人数。韩国观光公社提交的调查资料显示，受访观光通译案内士中当前仍在从业者仅约四分之一，持证未从业或曾从业后退出者占比较高。

因此，韩国中文导游的核心问题是“有效供给不足”。其一，导游工作季节性强、收入不稳定，部分持证者转向酒店、免税店、翻译、教育等行业。其二，中文资格取得者的语言能力参差不齐，部分人能通过书面考试，却难以胜任真实带团中的连续表达、即兴解释和突发沟通。其三，中国游客需求日益专业化，医疗观光、文创体验、韩国近现代史、饮食文化和购物维权等内容都要求导游掌握专业术语和跨文化解释策略。

2.3 韩国“中文+旅游”教育体系的滞后

韩国高校中文专业长期以语言文学、翻译和区域研究为主要课程框架，职业场景课程相对不足。部分专科院校设有观光中文相关方向，但学制较短，学生往往需要同时补足中文基础和旅游专业知识，难以在有限时间内形成稳定的职业能力。高校中文教育与导游资格考试、旅行社岗位、景区实习之间缺乏连续衔接，造成“会中文的不懂导游业务，懂旅游的不具备中文深度表达能力”的断裂。

现中文教材多服务一般语言学习，较少针对韩国景点讲解、入境旅游流程、医疗观光、购物服务、投诉处理等岗位场景进行设计。部分培训材料偏重知识点背诵和面试题模板，缺少真实语料、视频案例、角色扮演和评价标准。数字资源方面，

在线题库、智能口语评分、虚拟景区讲解和AI情景对话尚未形成稳定平台，教师也缺乏将AI工具转化为课程资源的系统培训。

3 应对策略：构建“中文+导游+AI”系统培养方案

3.1 建立高校、孔子学院与行业机构协同平台

韩国“中文+导游”培养应建立由大学中文系、旅游管理专业、孔子学院、韩国观光公社、旅行社和重点景区共同参与的协同平台。大学中文系负责语言能力与跨文化表达训练，旅游管理专业负责旅游法规、资源解说、服务流程和行业伦理，孔子学院可提供中文教师和中国文化资源，韩国观光公社与企业则提供行业标准、实习岗位和从业反馈。

平台建设重点把培养目标提升为“胜任中文旅游服务”。课程设计应根据岗位任务倒推能力结构：基础阶段重在中文听说读写和韩国旅游概况；提高阶段重在景点讲解、专业术语、服务对话和中韩文化比较；实践阶段重在带团模拟、突发事件处理、主题线路设计和真实景区实习。AI工具可用于口语录音纠错、讲解稿生成、游客提问模拟和学习数据分析等，最终评价仍应由教师与行业导师共同完成。

3.2 构建分层模块化课程体系

课程体系可分为四个模块。第一是语言交际模块，重点训练导游常用表达、连续讲解、问答互动、礼貌沟通和突发情境表达。教学中可使用AI语音识别和口语评分工具，记录学生发音、语速、停顿、词汇重复和逻辑衔接问题，再由教师进行二次反馈，避免学生只依赖机器评分。

第二是专业知识模块，内容包括韩国历史文化、观光资源、旅游法规、旅行社业务、交通住宿、医疗美容、饮食购物、会展旅游等。该模块应减少单纯背诵，增加“把知识讲给中国游客听”的训练。例如，同一知识点应同时形成韩文资料理解、中文讲解稿、游客问答和短视频脚本。AI可用于资料检索、术语表整理和初稿生成，但教师必须指导学生核验事实，防止出现历史文化错误或过度简化。

第三是跨文化服务模块，重点培养学生理解中国游客消费

习惯、沟通方式和文化期待的能力。导游不仅要介绍韩国,也要解释差异、缓和冲突、引导文明旅游。课程可设置购物纠纷、餐饮禁忌、拍照礼仪、宗教场所参观、医疗项目沟通等案例,让学生在角色扮演中学习如何兼顾游客体验、韩国法规和行业伦理。

第四是数字能力模块,主要培养学生合理使用AI和数字旅游工具的能力。学生应掌握智能翻译设备、电子导览系统、地图与交通应用、在线预约平台、生成式AI提示词、资料核验方法和个人信息保护原则。数字能力不是简单“会用软件”,而是能够判断何时使用AI、何时必须人工介入,以及如何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保证服务安全和信息准确。

3.3 开发动态化教学资源库与实训平台

韩国应组织中文教育专家、旅游专业教师、资深中文导游和AI技术人员,共同开发《韩国中文导游核心教程》及配套数字资源库。教材内容可按“主题景点—语言表达—专业知识—服务情境—评价任务”组织,每一单元包含景点背景、关键词汇、讲解范例、游客常见问题、跨文化提示和实训任务。

数字资源库应持续更新,覆盖首尔、釜山、济州、庆州、江陵等重点旅游地,并纳入医疗观光、韩流、传统市场、美食体验等新兴主题。平台可提供中文讲解视频、双语法语库、AI对话练习、虚拟景区路线、突发事件模拟和学习档案。学生完

成训练后,系统生成学习报告,教师据此安排个性化辅导。

实训平台还应与旅行社和景区实习相连接。学生在实习前通过AI模拟完成基本讲解和应急任务,实习中提交日志、录音和反思,行业导师在线点评,返校后再进行复盘。通过“模拟—实习—反馈—再训练”的循环,学生才能真正完成从课堂知识到岗位能力的转化。

4 结论

韩国“中文+导游”人才培养面临的不是单一教学问题,而是市场需求、资格制度、教育课程、行业实训和职业保障共同作用下的系统性问题。中国游客市场复苏和旅游需求升级,使韩国对高质量中文导游的需求更加迫切;但资格取得人数与实际在岗人数之间存在明显落差,传统中文教育又未能充分对接导游职业场景。

人工智能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新工具,但不应被理解为替代导游的简单方案。AI可以提升训练效率、扩大资源供给、模拟复杂情境并辅助游客服务;真正决定服务质量的,仍是导游的语言能力、专业知识、跨文化判断和职业伦理。未来韩国应以“中文+导游+AI”为方向,建立多主体协同培养机制,完善分层课程、数字资源库、真实实习和继续教育体系,从而把中文学习、旅游职业能力和智能技术应用有机结合起来。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关于印发《“中文+职业技能”教学资源建设计划》的通知[Z].2022.
- [2] 中国旅游研究院.中国出境旅游发展报告(2023—2024)[R].北京:中国旅游研究院,2024.
- [3] 韩国观光公社.韩国观光数据实验室及观光专业人才门户相关统计资料[EB/OL].
- [4] 韩国产业人力公团 Q-Net.观光通译案内士考试统计资料(2024年、2025年目录)[EB/OL].
- [5] 崔希亮.新时代国际中文教育的转型与升级[J].语言教学与研究,2022(4):1-10.
- [6] 李亚男,曹儒.无边界职业生涯理论下“中文+职业技能”胜任力模型构建[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2):53-63.
- [7] 王秀成,于琪人,连晨.GAI赋能“中文+职业技能”新形态教材研发的理论与实践——以泰国“中文+医疗医护”教材为例[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26,24(1):67-74.